



好學， 孔子的自信（上）

《論語·學而》第一章，孔子就明確標舉學習才是快樂的泉源，儒家的學習是心靈的淨化與提升，著重觀照自我內心，生命在反省中不斷修正改善，因此，展現出來的是謙和溫潤。孔子的生命氣象就是「溫良恭儉讓」的謙謙君子，聖者體認到自我生命的微渺與變動不羈，把握有限的時光，積極奮進與充實，是對生命的虔敬與慎重。所以，謙虛並非虛偽懦弱、一無是處，也絕不卑微瑣碎，而是雍容大度，謙恭溫和，自信得宜。

孔子的自信，在「好學」表現得最明顯。《論語》記載孔子的話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孔子提到，在鄉里之間，一定有人和他一樣是盡忠守信的人，但是，孔子自信好學不落人後。然而，孔子好學的情況如何呢？試看另一段記載：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：『其為人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』」

子路是孔門最直率的弟子，面對葉公的問題，子路竟然不知如何回答，子路的猶豫極可能是不知如何形容孔子。所以，當子路事後向孔子提起此事，孔子很幽默的說，你應該告訴他，我是一位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」的人，這是孔子對自己「好學」精神的自我詮釋，在學習未得之時，發憤努力；已得之後，則樂而忘憂，不知年歲的過往而孜孜不倦。從這段話，我們看到孔子精進不已的生命無一時稍懈，不斷自我提升；而生命從蒙昧到精純的過程中，也自然產生深層樂趣。〈述而〉篇也有類似的記載：

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

蔡忠道

嘉義大學中文系教授

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

研究專長：魏晉玄學、史記學、先秦儒道

謂云爾已矣。」公西華曰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

這一章也是孔子談自己的「好學」，與前述略有不同的是，孔子從自我充實與教誨學生兩個角度來說明，而「不厭」、「不倦」正是好學的最佳詮釋，孔子自謂不論在生命的自我充實，或者教誨學生、講習文化等方面，都能持續維持熱誠。至於當時「聖與仁」的稱讚，孔子則不敢當，而對生命懷抱熱情的好學，孔子則充滿自信。孔子雖不敢自居仁與聖，子貢則以智與仁來總結孔子的自我精進與誨人不倦，由此可見，孔子雖不以仁與聖者自居，卻力行其道而處其實，因此，孔子極謙虛，也非常自信。

在弟子中，孔子真正稱讚好學的，只有顏淵一人。《論語》記載：

哀公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
孔子常引顏淵以爲同道，「好學」一事亦復如此。孔子指出顏淵好學是「不遷怒」、「不貳過」，是自我德行的修養，既不遷怒於人，也不重複犯錯，都是自我生命的充實精進，需要對生命的熱愛與長期的堅持才能獲致。孔子稱讚顏回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，其他弟子則只能「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即使看似簡單的「不遷怒」、「不貳過」，也必須有生命的大智慧、對生命具有充沛熱情的人才能做到，顏淵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面對生活的困境，顏淵仍不改好學的熱誠，並從生命的精進中獲得無上快樂，而非子張「學干祿」以改善貧困，或者子路憤怒地質疑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所以，孔子會在顏淵早夭之後，慨嘆不見好學者。